



# 法的追隨者

採訪性空法師

編輯組 採訪整理

初見性空法師的人，除了對他說著一口流利國語留下深刻的印象外，一定也曾對他脫口而出的一兩句閩南話，有過破顏一笑的經驗。雖然法師已是在世界各地指導佛法的知名禪師，但他卻如兄長般的平易近人。成長的過程與未來的弘法路程看似沉重，但在法師口中談出，卻總似無關輕重且充滿著希望。

## 喜愛中國文學的捷克少年

「我的祖父在集中營中被殺害，父母親是德裔猶太人，他們一定受到了一些苦，這是猶太人的命運。」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，全世界將捷克獻給了希特勒；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，捷克進入了可怕的史達林恐怖時代。1949年，性空法師在這樣背景下的捷克小鎮出生了。年少的他在社會主義的氛圍中成長，儘管精神生活中未曾有過宗教的潤澤，但神秘的東方中國，卻深深地吸引著這位捷克青年。中國大使館播放的文化節目、中國文學的詩詞、哲學，是青年最覺喜愛的。1968年的春天，自由之風輕輕地拂過沉鬱已久的布拉格。當時，已在大學研讀中國哲學與文學的青年，也走進了要求改革開放的示威遊行隊伍之中。不久，蘇聯的坦克車開了進來，布拉格的春天，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結束了。蘇聯進入後，看著希望的破滅，1969年，青年告別了父母，直至1989年捷克開放前的三年，才

得以重回祖國，與病中的母親相見。

## 國外的生活

「在外國生活就是在一片空無之中騰空行走，下頭沒有國家為每一個人撐開的安全網。這個國家，是自己的國家，在那裡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同事、自己的朋友，在那裡，每個人都可以用他從小就熟悉的語言跟人溝通，毫無困難。」 米蘭昆德拉《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》

離開捷克後，青年走過了許多地方，英國、法國、以色列、德國等地，也經歷了許多不同的生命過程，求學、守門員、導遊、圖書館員、教員……。1977年青年來到了德國，由於人生地不熟，在電話簿裡偶然發現了佛教寺院而詢問下，這所位於西柏林的斯里蘭卡寺院，成了他的落腳處，也為青年開啟了進入佛法的第一道門。「初接觸佛教，感覺與『苦』的教法最相契，我喜歡苦與解脫的法門。」暫住寺院的日子裡，除了向斯里蘭卡的法師學習佛法外，梵文、巴利文也在此時紮下了良好的基礎。隨後，青年決定前往佛教的發源地——印度，繼續佛法的學習。



◎多年後，性空法師返回捷克，與當年的兒時玩伴及友人們合影。（照片提供：釋性空）

## 難忘的裸身苦行者

在印度留學的日子裡，除了浸潤在佛學的研究外，青年開始認真思考出家這個課題。一天，他來到了印度南部有名的耆那教聖地，那兒有著裸身苦行的修行團體。雖然好奇，但青年並不敢上前與這些苦行者攀談，只在他們周圍一再地徘徊。當中，有一位裸身苦行者看到了他，對他笑笑。怎麼這位苦行者的臉特別的亮，他心想這一定是位很好的修行者，便鼓起了勇氣趨前交談。青年感覺他心裡想說的，苦行者都知道，自己的一切，苦行者彷彿也都了然於心。苦行者說：「我沒有什麼學問。雖然我不穿衣服，我屬於耆那教，不過事實上，我哪裡也不屬於，沒有任何地方屬於我們『人』。重要的是去了解什麼是真的宗教，要找出根本的問題在哪裡。」

「雖然只是短短幾分鐘的交談，但卻深深地影響我，是我決定出家的一個重要因緣，而我永遠不會忘記他所說的話。我們都是人，佛教、耆那教也只是名稱而已，我們要了解根本的問題。要學真的宗教，我們就要了解根本的問題。佛陀本來沒有叫自己的宗教為佛教。學真的宗教來了解根本的問題——我是誰？我從那裡來？——這很了不起。宗教要學這種心，沒有分別的心，宗教根本的問題都是一樣的，我們本來沒有屬於那裡，這才是真的宗教。現在的宗教不一樣，大家會說我是基督教、或我是南傳、我是北傳，我是曹洞禪、我是臨濟禪，這麼多不同的看法。我是這個，我是那個。不過，對於我們根本的問題都已經不清楚了。」

1985年，青年到了日本，在日本禪師座下出家，法名性空。法師談起當時在日本的出家生活：「那時候我跟著整天作務，每天都在拔白蘿蔔紅蘿蔔，坐禪的時間很短，我覺得不是很好。」

「現在台灣很多這種生活，這是行菩薩道，但是要有基礎，不然修行的時間短，拔蘿蔔的時間長，跟在家人沒有什麼不一樣。」

帶著對佛法更深的追求，1987年，性空法師來到斯里蘭卡，依止斯里蘭卡 Ven. Ñānarāma 座下，受南傳戒，法名法燈 (Dhammadīpa)；1989年在美國西來寺受北傳具足戒。

## 法的修學與指導

熟習中、梵、巴語文及佛法的性空法師，有因緣來到台灣佛光山、中華佛研所等地教學與參學，讓他對台灣的佛教有更進一步的認識。由於對南北傳阿毗達摩的喜愛，在知道斯里蘭卡與緬甸有著阿毗達摩的實修者後，法師決定前往。1996年跟隨緬甸帕奧禪師修行禪觀，歷經三年，理論與實修漸趨圓熟。之後，便開始受邀至世界各地指導禪修。「修行好像生活，是一個過程。過程中一定會碰到障礙，只是我們自己就在這過程中。我們都在改變，這個我和以前的我不同。如果我繼續努力學佛，再過幾年也會不一樣，所以沒有什麼是固定的。修學佛法要願意面對障礙，如果不願意面對障礙，修行很難有進步。」

「面對障礙的時候要用智慧，佛教就是智慧學，所以我特別喜歡佛教，因為智慧的方面最明顯。智慧是在變化的過程，因為智慧跟因緣有關係，因緣都在變化中。所以要練習去看這些因緣的變化，不執著在因緣，因緣都在變化。因緣隨地方不一樣，台灣的因緣不一樣、美國的、歐洲的、斯里蘭卡的因緣也不一樣，所以我們佛教就是隨緣學。我們會隨緣學、緣起學——你在緬甸跟在台灣會不一樣，如果你要一樣，那就會出現問題，對不對？你在日本學佛法跟在斯里蘭卡學

佛法，是不可能一樣的。雖然因緣不同，但根本的意思還是一樣，所以一定要努力了解佛教根本的意思，這還是一樣的。」

### > 現代人學佛要強調定

台灣社會的快速開放，促使得南、北、藏傳的不同佛教修行法門及各新興宗教，在這片土地上蓬勃的開展、交流匯集。任何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任何法門修習，然而任何人也可能周旋在各種修行方法之間，卻探不進佛法的大門。「我認為，學習佛法戒律、定力、智慧都很重要。而現代人生活忙亂，要特別強調『定』的修持。如果沒有定，無法看清楚因緣

法，就沒有辦法開展智慧，去除迷惑。不管你學的是中國禪或密教或是其他的，都沒有基礎，很難有所進展。」

「學習真的佛法要強調定。沒有散亂的心，面對所有的緣。不管你的道理多高，或者說學什麼最高境界，如果你沒有定，那個境界的理論，沒有什麼意義，所以真的佛學是靠正確的定的經驗。一定要鼓勵



◎開示時的性空法師。（照片提供：陳秀蘭）

人學定，然後用定的經驗來學所有法門。」

## ＞了解及培養沒有散亂的心

近來國際上頻傳恐怖攻擊、社會間又充斥著暴力、身心疾病等，問題在哪裡呢？法師認為現代人習慣散亂的心而不了解不散亂的心。不管在台灣、在世界其他各地，社會上只教給大家散亂的心，沒有人教我們沒有散亂心的好處，而各個宗教也不注重，所以問題就愈來愈多。因為沒有散亂的心和智慧息息相關，一旦有了智慧就不會有極端的行為產生。「現代人可以在每天固定的時間用功培養沒有散亂的心，如果可以早晚各一小時，慢慢就能夠以沒有散亂的心處理所有問題，這非常重要。另外，修習的環境也很重要。」

## ＞用智慧了解呼吸

在眾多的修行方法中，法師相當讚嘆並重視安般念的修習。「在日常生活中，知道呼吸，用智慧了解它，呼吸是不斷反應我們的身體和心的情況。如果我們用這個智慧，就可以深入真的佛教的修行，了解所有的緣起在我們的呼吸上。」

「緣起就是了解名跟色（編者按：即心與色）變化的過程。我們的心與身體互相影響。雖然身體還是會有病，還是可以學平衡的心觀所有的緣，生活就是因緣不斷和合變化的過程。安般念是理想的法門，培養平衡的心、穩定的心，觀這個變化的過程，呼吸自然來自然去，我們不用做什麼，我們想要控制它，是因為我們的煩惱在控制它。所以，你了解煩惱，你了解煩惱在什麼情況出現、在什麼情況不見，你都可以從呼吸知道。呼吸不單是呼吸，呼吸也跟講話有關係，

跟我們所做的活動都有關係，就是要用智慧了解它們，所以不一定要學神通。你怎麼動你的身體，怎麼講話；別人怎麼動他的身體，怎麼講話、呼吸，你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心有沒有煩惱。這就是智慧，要慢慢學這個智慧。」

## 不從佛法中畢業的學生

歐洲目前還是佛法的荒漠，只有很少數小小的中心，有時候會請一些西藏喇嘛來傳法。整個歐洲社會普遍地不瞭解出家人，走在馬路上也曾被認為是戲劇表演者或怪人。但法師認為只要方便引導，使人們了解心穩定的重要，就能引發他們學習佛法的興趣，學佛者也會慢慢地增加，「目前比較難，只有一些佛教的信徒會接受我們，大部分的人對我們沒有崇敬的態度，而且不了解我們是在做什麼，他們不了解我們的修行。不過慢慢可以教他們，都是在變化，不要丟掉希望。我覺得他們需要綜合性的佛法，所以我想翻譯整理一些經典及註解書出版，也計畫在捷克設立修行中心。慢慢地灑種子，漸漸地種子就發芽生長了。」



◎性空法師目前在捷克的禪修道場。（照片提供：陳秀蘭）

走過了許多地方，學習過南、北、藏傳不同法門，「所有的佛教法門我很有興趣也很喜歡學，未來我希望可以繼續學。我是佛法中的學生，不會畢業。」性空法師在佛法的喜悅中，將不斷地學習法，實踐法，分享法，做一個不從佛法中畢業的快樂學生。